

當我們童(同)在一起

顧瑜君、廖千惠、石佳儀

東華大學自資系教授、東華大學自資系博士後研究員、台北大學社工所研究生

前言

2008年夏天我¹開始「駐紮」²在跟我合作了13年的社區裡，將一個面臨拆除、殘破不堪，但確有歷史價值的老房子裡，以「閒置空間再利用」的方式改變為社區弱勢/貧窮孩子們假日的去處-五味屋。作為教育工作者，我與工作伙伴/團隊（博士後研究員、研究生，後稱「團隊」）們並沒有「企圖要改變弱勢/貧窮孩子們」，只有一個簡單的想法-「向孩子學習」，讓孩子做我們的老師。

走在「向孩子學習」的道路上，我與團隊夥伴們逐漸明白，操作型定義，實際上對現場討生存的我們，作用不大。面對混雜多義、並且要求作出判斷決定的現場，我們經常思考著：一定要找出原則、判準嗎？還是可以容許模糊？我自己的經驗經常是--在「當下」與「脈絡」的交雜混亂中，擷取那份心底的暫時性平衡。自己必須過得去，誰有辦法違背自己的當下呢？至於該怎麼抉擇、判斷？該怎麼做才對？我是：迎接衝動與直覺，容許擺盪與躊躇。然後，接受後悔與無奈，承受錯誤與挫折。多數時候是跌跌撞撞的蹣跚、有時還蠻狼狽不堪的呢！但總是要，拍拍身上的灰塵，眯著眼睛找尋步伐踏得出去的方向。每一次拍散灰塵時，迷濛相同，卻不相似。因為，若我還能繼續走下去，那麼就表示我與原來的我不太一樣了吧，不然我應該會放棄，停止或離開。「向孩子學習」，一個簡單的道理，一份清楚的原則方向，落到現場處境，我們經歷著複雜紛亂，也經歷著自身的改變。此次的分享交流，我想只好好的提一個我們在五味屋和孩子相處的例子，談談五味屋這個空間中的資源匯聚和再平凡不過的行動，反映這個場子裏長期累積生成的，可以相互成就的陪伴樣態。

小小生氣了

端午節這一天，五味屋特別訂了少吃的壽司，小小在餐桌前趴著一生氣了，不吃飯。好像是餐前，小小和一群孩子在倉庫吃冰，有大人勸他們：就要吃午餐囉，不要吃冰…。小小為什麼生氣？真相是什麼？其實不重要。

她趴在桌上，工作夥伴好話說盡了，其他「大人」也都一一過去安慰、勸導…，連孩子也過去輪番上陣說好話都無效。小小繼續趴著，看不見小小的臉。

我看著小小的背影，心想著，這是小小小第一次在五味屋「正式/公開鬧情

¹ 本文第一作者

² 每個週末兩天都要去店裡跟孩子們在一起。

緒」。常見的一種看法是：五味屋把孩子寵壞了，不鬧情緒的孩子，都開始鬧情緒了。但我想著小小當年跟哥哥一起來「寄讀」，跟別的孩子在一起如影子。小小一直沒有自己的聲音，是個附庸。今天小小要生氣，那就讓小小好好生氣吧！

我拿了一個白色的熊娃娃過去跟她說：「生氣很重要，比吃飯重要，那我們就好好生氣，大家一直叫你不要氣，干擾你專心生氣，我們不吵你了，但你一個人單獨在這裡生氣很孤單，我們不忍心，這個熊陪你，你趴著手酸或麻，可以趴在上面，軟軟的。」

過一下，幾個孩子都去拿了認為可以陪伴小小的填充玩具，圍繞在小小身旁。不一會，小小趴在白色的熊上面，遠遠對我笑（我在另一桌跟訪客們談話）。我問她：「氣好了嗎？」她點頭，「你要吃飯嗎？」她又點頭。於是小小開心的吃飯了，之後一直將一隻小黃狗娃娃放在身上，還專程走來我面前給我看。

過了兩週，小小還是如此將小黃狗娃娃帶在身上。跟她一起在五味屋的櫃臺工作。這一週，我們得知，她家裏養的小黃狗突然死了。小小趴在

對小小的歷史性認識

小小的媽媽是越南來的外籍配偶，爸爸是豐田的農夫，種香蕉颱風來損失慘重，養雞雞又生病。爸爸來接小孩，會看見爸爸的手指縫有泥土，很辛苦的過日子。小小幼稚園就來五味屋了，但她真的太小了，我們不知道如何照顧幼稚園的小孩。不過她很乖，講話很輕，溫馴，好相處，很好帶。

我的行動策略分析

小小生氣那天，恰好店裏有來參與的訪客。訪客問我：「那個小孩怎麼了？」我說：「這個孩子有自主性了，她現在要學怎麼生氣，她以前不太會生氣，現在要學怎麼生氣。」訪客說：「你在講什麼？什麼意思？」我說：「她本來在五味屋是一個沒有個性的小孩。」她出生在辛苦的家庭，媽媽也是邊緣人，爸爸種田，媽媽還要去麵店打工賺錢。為什麼一開始媽媽會拜託我們讓小小來五味屋？我試著「穿著這個孩子的鞋子」去想：「有一個地方很好玩，我可以去，所以我在這個地方不得罪人。」

小小突然開始發脾氣或鬧情緒，其實是在展現以前我們在她身上看不見的東西-她比較有信心了，她知道生氣是沒關係的。因為，如果你會擔心生氣、擔心得罪別人，你是不會也不敢生氣的。當每一個大人都去安慰小小，給她台階，大家連番上陣，台階都已經搭到門口了，她還是繼續生氣。面對這種現象，有一種解釋是「她不識好歹」，另一種解釋則是「你們真的把小孩寵壞了，連平常不鬧脾氣的小孩都鬧脾氣了。」

我的想法不一樣。每一個人都有情緒，都有喜怒哀樂，這個小孩怎麼可能

沒有喜怒哀樂呢?這麼多大人跟她說好話，她都不接受；她在展現的是：她很信任我，「我不怕你因為我這樣，就不喜歡我」。如果她害怕的話，A 過去就要抬頭，B 過去也要抬頭。但她因為不太會生氣，也就不知道生氣如何結束。她出海了，不知道怎麼回來。於是要給她一個東西攀附著，等一下可以游回來。

於是，我給了一隻小熊。過了一會兒，其他小孩紛紛拿娃娃給她，用娃娃包圍著她。其中一個小孩找了一隻小黃狗的玩偶安慰她(小小家有一隻小黃狗，小小很疼那隻狗)。這過程沒有很久。後來小小趴著看我，我對她說：「小黃來陪你，妳不生氣了喔？」又過一會兒，她就開始吃飯了。

我們在現場，很容易先定小孩的罪-「你怎麼這樣，不識好歹，不識大體，故意找麻煩。」而且，一旦這些語彙出來之後，我們可以做的事情也是依著這個認識脈絡去反應。可是，這個小孩我們認識她兩年，好不容易最近變得比較活潑，當她趴在那邊的時候，沒錯，她在生氣，而且是在生一個沒有必要的氣。可是，我用什麼方式去解讀這個現場?可以讓我在現場比較有力量?對現場的解讀跟我用什麼視框去看小孩是有關係的，而這個「看」，跟「真實」是不一樣的。這樣的「看」，跟「他到底怎麼了?」是不一樣的。

你如果問我，她變得比較有信心了嗎?真的比較容易表達自己了嗎?我不確定。但是我知道，我用我的這種解讀去看小孩，可以使我的行動是比較有力量的。假如我一直叫她不要生氣，可是她就已經在生氣了。最理想的狀態是，她可以乖乖地、和平地接受勸導。我們最近在五味屋在想的問題是：「孩子展現高度的配合是我們期望的嗎?還是，我們必須緩一下?如果我並沒有要孩子很快的配合我，我可以在這個孩子身上產生什麼理解，使得我在現場是更有力量的?」對這個孩子來說，她需要被給予一個很重要的尊重-「我現在要生氣」。當然，我知道生氣是不對的，但我先不這樣想。為什麼我要拿一隻熊給她?假如我說：「好，那你就自己生氣吧！」這是一種懲罰。我尊重他的生氣，我要怎麼解套呢?她需要一個陪伴，所以「我們願意給你一個空間讓你生氣。」我的這個行動策略，給她一隻熊，希望給她創造充分的支持。

反身性

一般學校的老師們會說：「顧老師在做的事情是，寵壞小孩。孩子都已經寵壞了，他才會生氣。」學校會說：「你在鼓勵這個行為，其他小孩會模仿。」這些東西也都在我的盤算中。如果談反身性，我在給這個小孩生氣的機會的時候，給小孩一隻熊，我要面臨、要處理的是「我是不是真的在寵壞這個小孩?我這樣做有沒有可能產生漣漪效應?」我當時在做一個冒險，我只知道我並沒有寵壞這個小孩，我只是知道我需要產生另外的理解方式，我想要讓這個孩子完整的處理一次她的情緒。然而，關於漣漪效應，我很清楚自己是在冒險。我為什麼還要冒險?我常常會說：「在行動研究的現場，沒有很多理性，在當下我們的選擇其實不多。」也許我應該冒一個險，當然它可能會讓其他小孩起而效之，但另外一個我覺得更珍貴的是，如果我賭贏了，我會獲得一個珍貴的東西，而這個珍貴的東西

是我在安全區內沒辦法取得的。

在五味屋常常會有天使降臨，當其他小孩拿玩偶給小小，我就知道天使降臨了。我很開心地看見孩子們拿娃娃圍繞她。在第一個階段，其他孩子去勸她，大人也去勸她。大人勸這個小孩的內容，跟一個三年級的小孩、國一的姊姊跟她講的話，她接收到的訊息是一樣的。但，當後來小孩去拿娃娃給她的時候，孩子給她的同儕支持跟大人給的，是不一樣的。當孩子們看到顧老師拿了一隻熊，孩子們開始精心挑選，選一個適合小小需要的。這個冒險的代價是創造了這個東西。

吃完飯後，小小將小黃狗玩偶綁在身上，跑來找我，站在我的面前。她為什麼把小黃狗綁在身上？她很清楚接受到這個支持，她把小黃狗綁在身上跑來我的面前，她想要跟我說謝謝，說「I am fine.」。我的很多行動是很多的反身性造成，讓我知道我可以這樣做。

這件事情看起來我是矇對了，其實並不是矇對了。從書上看來，可以看到行動、修正、計畫、省思的概念；就如同〈與改變共舞〉這本書裡「拉帆船」的例子，我對小小做的事其實不需驚訝。我們在第一時間仍然習慣叫她不要生氣，這是必然演出的步驟。但我們要做到的是，使「拉帆船」的時間縮短。因為我們這樣做，創造了另外一種跟孩子對話跟接應的可能。後來，我找了一個大家沒有注意的空檔跟小小聊聊，有一點像是做心理諮商的對話。我跟她談她可以如何自由表達她的情緒，可以讓別人不誤會她，謝謝她今天很快地接受小熊給她的幫助。這樣的收尾，我覺得對這個小孩之後更有信心表達自己，處理自己的情緒是有幫助的。

那名問我問題的訪客表示他不懂教育，但他覺得這就是「教育」。我心裡面想著，不，這不是教育。

什麼是教育？

王俊秀說，「教育」是離開了教室以後還保存的東西。如果我用教育這個概念去標籤框定這個現場，它就平面化了，立體性不容易被層次化，反而容易被公式化。若一直執著於教育應該是什麼樣，反而阻礙了教育的發生。當我面對這個生氣的孩子的時候，我並不是為了教育她而做了一些事情。我在那個現場裡，我要做的事情並不是教育她，我在現場尋找跟她相遇的可能。「想辦法跟這個孩子相遇」，我並沒有在想「教育」這件事；也沒有各種教育的理念在引導，我希望的真正操作只是做到「跟孩子相遇」。對訪客來說，這個過程聽起來看起來是「教育」。但實際上，如果我帶著很強烈「我要教育她」的意念或雜念，在現場的許多訊息會被綑綁。一般來說，教育中，理性的部分太高，「寵壞小孩」會讓我們直覺式的，感知細微的東西給壓平，立體性的東西出不來。放到比較大的脈絡上看，我可以勉強同意，我們做了一個好的教育。但我寧可說：「這次我跟這個孩子有相遇到」，尤其是當小小挺著小狗布偶到我面前來的那一剎那，我非常確信，我有接應到這個孩子。這個相遇的剎那是有力量的。一次次相遇的機會，一

次次「玩真的」的投注裏，使我們的陪伴關係變得立體，使我們在五味屋這個空間裏發生的事，層層疊疊、在遭逢交會錯落間，發展生成（becoming）每個人（包括大人小孩）自己的樣子。

「教育」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單向化-「你是該被教育的，你是受教的，我是教育者」。相遇卻是不一樣的，當這個孩子到我面前來的時候，我知道我做對了，我也相信這個孩子帶著這隻狗到我面前來的時候，她更理解我了。她不是一個單純的受助者，她也因為這樣變成一個更有力量的孩子，更知道如何跟我們相處。在那一剎那，我創造的東西不是扁平單向的教育。

在我們的語彙裡，這個人「該被教育」，跟「該被教訓」是差不多的。是比較單向跟接收的。但這整個歷程確實讓我們產生某一種學習，這是一個好的教育歷程。

結語

在五味屋，社區工作者所經歷的改變，包括認識視框的、與孩子的互動質地、與夥伴的進退探問與默契形成等。我們期許能夠與孩子「一起」工作、一起「生活」，也期許團隊裏成員間「一起」承擔、「一起」分享。

充滿關係的五味屋，人們因各種關係匯聚於此。「關係」的風貌萬千，人們彼此相繫。而在其中生活工作的我們，常會問向自己：「每個獨特的個體，如何『一起』生活、工作、學習?」；「如果在尊重個別差異與主體的前提下，『一起』是可能的，那麼，『一起』會用什麼方式顯現?以何種形式被我們經驗?」這篇論文，我們只是很不學術、也很單純的，從現場工作者與孩子相處、試圖接應的角度切入，談談屬於五味屋的耐人尋味的經驗與故事。

行動者如涉水者，「摸著石頭過河」，眼前有什麼、手能靠、腳能踏的，就一步一步踩過去。這中間，「尋求相遇」是彷彿依稀的指引，但談不上什麼可以明確遵循的路徑，就只是暫時壓抑下自己的慣性想法後，憑著直覺那樣地走下去，需要賭一下，在「相遇」之前，現場充滿了發展的可能性，問題在於怎麼接應它.....。五味屋如今將屆滿三年，我們隱約體察，每一個工作者的主體生成，彼此關聯，而這部份的生成，扣緊「向孩子學習」的初衷，甚為奇妙的，孩子個別的主體得以成長，五味屋作為一個整體的主體，亦逐漸清晰中。